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一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錄監生臣何清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一

起始皇帝二十六年庚辰盡二世三年甲午凡二帝十五年

秦

始皇帝

嬴姓伯益之裔非子封秦歷見前名政莊襄王子生于趙故初姓趙氏後歸秦嗣為王遂滅六國并天下

庚辰二十六年王賁襲齊王建降遂滅齊田齊自太公和至王建凡七傳而為秦所滅

初齊王建年少國事皆決于君王后襄王后太史氏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及君王后卒后勝魯有卻氏其後去邑從后相齊與賓客多受秦間金勸王朝秦不修戰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齊王將朝秦雍門司馬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邪為王邪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入秦王乃還即墨大夫聞之見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今三晉大夫不便秦而在鄄阿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數萬之衆使收晉故地即臨晉之關可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

者百數王收而與之數萬之衆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何西面而事秦邪王不聽 臨晉關即古蒲津關今曰大慶關在同州府朝邑縣東餘注俱見前 至是王賁自燕南攻齊猝入臨淄民莫敢格者建遂降秦遷之共 注見前 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 齊人怨建聽姦人賓客不蚤與諸侯合從以亡其國歌之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

初號皇帝除謚法

王既并天下令丞相御史 秦官一名曰柱後史即周柱下史也主四方文書 議帝號于是丞相綰 王綰 御史大夫 侍御史之率故稱大夫 劫 馮劫

廷尉秦官掌刑辟斯李斯等皆曰陛下陛階也蔡邕曰天子必有近臣立于陛側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與之言因卑達尊之意也平定天下海内為郡縣自上古以來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秦官掌通古今議曰古有天皇地皇泰皇史記索隱泰皇人皇也泰皇最貴請上尊號王為泰皇命除拜遣議曰命為制謂制度之命令布告中外曰令為詔告也天子自稱曰朕古者君臣之間通稱曰朕自秦定制唯天子獨稱之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制曰死而以行為謚是子議父

天運終始讖緯所祖說肇于鄒衍用始于秦皇漢以後遂因之改朔易服且遠溯羲農而相生相勝議如聚訟不知帝王肇興本由天命天命固不在五行之數也更由人事人事亦不在五

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定為水德以十月為歲首

初齊人鄒衍鄒以邑為氏衍居齊稷下與鄒奭並著書言治亂齊人頌之曰談天衍雕龍奭論著終始五德之運漢書注如淳曰衍書有五德終始五德各以其勝為行章潢圖書編五運之說始于鄒衍漢賈誼司馬遷從衍相勝之說劉向父子則以相生為言主相勝者以火能滅金即以火勝金金能尅木即以金勝木論相生者則曰帝出乎震故庖犧氏始受木德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始皇采用其說以為周得火德胡三省注衍以周得火德盖以火流

行之數也以木金水火土數為皇極運世之樞紐其不經亦甚矣

兵器雖銷而揭竿斬木之徒不旋踵而起究何益哉吾邱壽王禁挾弓弩之對可謂知言

王屋為周受命之符且服色尚赤故也 秦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于是更命河為德水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旄節旗皆尚黑水北方故黑色數以六為紀水成數六故以六寸為符六尺為步事統尚法臣瓚曰水陰陰主刑殺故尚法令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銷兵器徙豪傑於咸陽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荊避莊襄王諱故以楚為荊地遠不為置王無以填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廷尉斯曰周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疎遠相攻擊如仇讐天

子弗能禁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稅賦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鬭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瑯琊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郡與內史為三十六郡郡置守掌治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監御史掌監郡更命民

曰黔首黔黑也凡民以黑巾覆頭故曰黔首收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為
鐘鐻與虡同音巨所以懸鐘金人凡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漢書五行志始皇二十六年
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凡十二人見于臨洮始皇以為瑞銷兵器作金人以象之一法度衡
石丈尺徙天下豪傑于咸陽十二萬户
築宮咸陽北坂徐廣曰在長安西北漢武時別名渭城寰宇記故渭城在咸陽東北上
初諸廟及章臺在陝西西安府長安縣故城西南隅上林在長安縣西及盩厔鄠縣
界秦舊苑漢武帝更增廣之皆在渭南及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
之咸陽北坂上南臨渭自雍門徐廣曰在高陵縣高陵注見前以東

至涇渭殿屋複道築起為道不與民庶相雜周閣周馳架木為棚而行名曰閣道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明年復作信宮即長信宮作于渭南已而以宮象天極更名極廟故址在今咸陽縣境及甘泉前殿關輔記林光宮一名甘泉宮始皇造在池陽縣西池陽故城在今西安府涇陽縣西北治馳道天子所行道孔穎達曰如今御路也于天下是年帝巡隴西北地至雞頭山過回中秦隴西郡今甘肅臨洮鞏昌諸府地北地郡今甘肅平涼慶陽諸府地雞頭山亦曰笄頭山在今平涼府平涼縣西考史記黃帝西至崆峒登雞頭括地志以崆峒在肅州雞頭在原州又以雞頭為即崆峒今按史記原文崆峒雞頭自是兩山括地志前說為是後說為非回中宮在鳳翔府隴州西北今曰回城

（壬午）二十八年帝東巡封泰山（積土為封謂負土于山上壇而祭之泰山注見前）禪梁父（除地為墠後改曰禪梁父泰山下小山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遂遊海上求神仙南渡江乃還

始皇東行郡縣祠鄒嶧山（亦曰繹山在山東兖州府鄒縣東南禹貢嶧陽詩魯頌鳧繹即此）頌秦功業名魯儒生至泰山下議封禪（或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用葅稭議各乖異　葅音祖茅藉也稭讀曰戛禾稾也去其皮以為席）始皇以其難施用遂絀儒生除車道上自山陽至巔立石頌德從陰道下禪于梁父封藏皆秘之

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上泰山中坂遇暴風雨休于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遂東遊海上祠山川八神史記封禪書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淵水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七曰日主祠成山八曰四時主祠琅琊南登琅琊山名在今山東青州府諸城縣東南作臺水經注臺基三層層高五丈刻石徙黔首三萬戶于臺下立石刻頌秦德明得意初燕人宋無忌史記索隱白澤圖云火之精曰宋無忌蓋其人火仙也羨門子高綱目集覽應劭曰羨門古仙人也字子高居碣石山上一曰羨門高之徒稱有仙道形解即尸解銷化之術自齊威宣燕昭王皆信之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

鼎淪泗水及鼎出汾陰皆方士荒唐之說而秦皇漢武執迷一

洲云此三神山在渤海中初學記東海之別有渤澥故東海共稱渤海又曰滄海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風引船去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至是方士徐市徐氏徐子之後以國為氏等上書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始皇還過彭城注見前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史記封禪書秦滅周周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邱社亡而鼎沒于泗水彭城下使千人沒水求之

繳其識更出問鼎輕重者下矣

于房以蓋世才乃俛倖于聶政荊軻之計蘇軾所論良是獨是

弗得 水經注泗水南逕彭城縣故城東秦始皇求周鼎不得所謂鼎伏也 乃西南渡淮浮江至湘山祠 湘山一名君山亦曰洞庭山在湖南岳州府巴陵縣西南洞庭湖中水經注是山湘君之所遊處故曰君山湘君舜二妃也君山有湘妃廟 逢大風幾不能渡上問湘君何神博士對曰堯女舜妻葬此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樹赭其山 赭赤也 遂自南郡 南郡注見前 由武關歸

癸未 二十九年帝東遊至陽武 陽武秦縣今屬河南開封府 韓人張良 良字子房皇甫謐曰良韓之公族姬姓秦索賊急乃更姓名 狙擊 狙獼屬狙伺物必伏而擊者為

秦法之嚴而大索十日不得此或史家行筆之誤然亦可見無同仇之心而峻網不足恃矣

狙擊誤中副車屬車也應劭漢官儀天子屬車三十六乘令天下大索十日不得

初韓人張良五世相韓良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桓惠王及韓亡良散千金之産弟死不葬欲為韓報仇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今陽武縣有故城在縣東南秦陽武城也博浪沙在其南良令力士操鐵錐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錐重百二十斤狙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秦縣故城在今江南徐州府邳州東

乙酉三十一年更名臘禮記月令注臘即周禮所謂蜡祭也蔡邕獨斷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燕飲曰嘉平

自惠文王十二年初臘至是改曰嘉平茅盈内紀先是邑有歌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帝欲學之臘嘉平始皇聞之欣然有尋仙之意遂改臘曰嘉平是年命黔首自實田自具頃畝實數也

丙戌三十二年帝巡北邊使將軍蒙恬伐匈奴

先是帝之碣石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孔安國書傳碣石海畔山水經注絫縣碣石山枕海山有大石如柱形世名天橋柱絫縣故城在今直隸永平府昌黎縣南使燕人盧

生姜姓之後封于盧以國為氏求羨門子高還奏録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巡北邊遣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秦為新秦中漢為朔方郡隋唐為勝州豐州明為河套今為鄂爾多斯地為四十四縣築長城起臨洮秦縣今甘肅鞏昌府岷州是以地臨洮水故名洮水出鞏昌府洮州西傾山逕蘭州府皐蘭縣入黃河至遼東今盛京奉天府東南境及錦州府東北境皆秦遼東郡地延袤延長也南北曰袤萬餘里恬常居上郡今陝西綏德州秦上郡治統治之十事在三十三年始皇復使恬除直道道九原注見前抵雲陽故城在陝西西安府涇陽縣西北

塹山堙谷千八百里數年不就事在三十五年

丁亥三十三年略取南越即百越亦曰揚越漢書注南越芈姓與楚同祖國語曰芈姓夔越是也地置桂林今廣西桂林平樂及梧潯柳諸府地南海今廣東廣韶潮惠肇高南雄諸府地象郡其地廣遠今廣東廉雷二府廣西慶遠太平諸府及安南國皆是

發諸嘗逋亡人及贅壻史記集解男無聘財以身自質于妻家曰贅索隱曰贅如人身之有肬贅也賈人為兵略取南越陸梁地史記正義嶺南人多處山陸間其性強梁故曰陸梁置三郡以謫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水經注五嶺最東曰大庾第二曰騎田第三曰都龐第四曰萌渚最西曰越城大庾在今廣東南雄府保昌縣北

騎田一曰上嶺山又曰黃岑山在今湖南郴州南都龐亦曰永明嶺在今湖南永州府永明縣北萌渚在今永州府江華縣西南越城亦曰始安嶺在今廣西桂林府興安縣北與越雜處

彗星見

戊子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

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秦官顏師古曰僕主也射如字古者重武事每官必有主射督課之故名周青臣周之後人號曰周家因以為氏進頌曰陛下平定海內以諸侯為郡縣上古所不及始皇悅博士淳于越春秋州公亦曰淳于公其後以國為氏曰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

淳于越泥于師古李斯駁之固是然因此而盡燒詩書則大非聖無法不特懲熱羮而吹虀矣

臣自為枝輔今陛下富有四海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恒六卿之臣田恒篡齊六卿分晉事俱見前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非所聞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言五帝不相復三王不相襲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諸生不師今而學古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臣請史官非

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黥墨刑城旦旦起行治城四歲刑也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欲學法令者以吏為師制曰可

乙丑三十五年營朝宫作前殿阿房亦曰阿城在陝西西安府長安縣西北史記阿房宫未成成欲更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宫索隱此以形名宫言其四阿旁廣也

始皇以咸陽人多先王宫廷小乃營朝宫渭南上林

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在西安府南自終南太白連延至商嶺皆是）表山巔以為闕複道渡渭屬之咸陽隱宮（史記正義餘刑見于市朝宮刑一百日隱于蔭室故曰隱宮下蠶室是也）徒刑（奴役也以罪供徭作）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驪山關中（關中記東自函關西至隴關二關之間謂之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因徙三萬家驪邑（臨潼縣東有驪戎城秦驪邑漢改曰新豐）五萬家雲陽（注見前）盧生說始皇微行以避惡鬼所居宮毋令人

知然後不死之藥始可得也始皇乃令咸陽旁三百里內宮觀複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按署不移徙所行幸有言其處者死于是羣臣莫知行之所在受決事者悉于咸陽宮始皇嘗從梁山宮望見丞相車騎甚衆弗善也或告丞相丞相損之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捕時在旁者盡殺之　梁山宮在陝西乾州永壽縣西北

阬諸生使長子扶蘇監蒙恬軍

侯生說苑韓客曰　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諸生或為妖言以亂黔首使御史按問之秦制

御史掌討姦猾治大獄諸生傳音轉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臨潼縣西南舊有阬儒谷唐明皇改曰旌儒鄉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以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北監蒙恬軍于上郡

庚寅三十六年星隕東郡秦取魏地置東郡治濮陽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是為石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使御史逐問莫服盡誅石旁居人燔其石是秋有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忽不見置其璧去

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退而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滈池君服虔曰水神也祖龍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

辛卯三十七年帝東巡至沙邱注見前崩丞相李斯宦者奄官中官也趙高諸趙疏遠屬矯遺詔立少子胡亥為太子殺扶蘇及蒙恬還至咸陽胡亥襲位是為二世皇帝

十月癸丑始皇出遊丞相斯從少子胡亥愛慕請從許之至雲夢澤名在今湖北德安府安陸縣南本二澤雲在江北夢在江南方八九百里後悉為邑居聚落因併稱之曰雲夢望祀虞舜于九疑山在今湖南永州府寧遠縣

南九峯相似望而疑之故名浮江下渡海渚史記正義括地志以海渚在舒州按舒州在江之中疑海字誤過丹陽秦縣故城在今太平府當塗縣東名丹陽鎮考丹陽有楚丹陽吳丹陽楚丹陽熊繹所封在今歸州及枝江者是也吳丹陽秦為縣漢因之在當塗者是也後漢武帝置丹陽郡乃于縣稱小丹陽以別之至錢塘今縣浙江杭州府治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陿中渡浙江注見前陿中在今杭州府餘杭縣上會稽注見前祭大禹望于南海立石頌德還過吳從江乘故城在今江寧府句容縣北渡並海上北至琅琊之罘山名在今山東登州府福山縣東北見巨魚射殺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占之博士曰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乃命以連弩候魚出射之

自琅琊至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西至平原津平原趙邑注見前而病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病益甚乃令中車府令秦官屬太僕行符璽事趙高為書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未付使者七月始皇崩于沙邱丞相斯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秘不發喪棺載輼涼車臥車也有牕牖閉則温開則涼故名後因載喪飾以柳翣遂為喪車中所至上食奏事如故獨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之初始皇尊寵蒙氏恬任外將恬弟毅常居中參謀議名為忠信趙高者

生而隱宫始皇聞其强力通獄法以為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嘗有罪使毅治之毅當高法應死始皇赦之復其官高既幸于胡亥又怨蒙氏乃與胡亥謀詐以始皇命誅扶蘇而立胡亥為太子胡亥然之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成乃見李斯曰上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材能智慮功高無怨長子信之孰與蒙恬斯

曰皆不及也高曰長子即位必用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應劭曰舊曰徹侯徹通也言其上通王室也後避漢武諱故曰通侯之印歸鄉里明矣胡亥仁慈篤厚可以為嗣願君審計而定之斯以為然乃相與矯詔立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扶蘇數以不能立功數上書誹謗怨望而恬不矯正皆賜死扶蘇發書泣欲自殺恬曰陛下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長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安知其非詐復請而死未暮也扶蘇曰父賜子死尚安

復請即自殺怙不肯死使者屬吏繫諸陽周故城在今甘肅慶陽府真寧縣北更置李斯舍人為護軍秦有護軍都尉還報胡亥知扶蘇已死即欲釋恬會毅出禱山川還高曰先帝欲立太子久矣而毅以為不可不若誅之乃繫諸代遂從井陘抵九原會暑輼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之鮑魚鯶魚也從直道至咸陽發喪胡亥襲位趙高用事日夜毀惡蒙氏二世遂殺恬兄弟兄子子嬰諫曰蒙氏秦之大臣一旦棄之而立無節行之人是使羣臣不相信而鬬士之意離也二世不聽使御史曲宮之代賜毅死又遣使者至陽周恬對使者

曰吾積功信于秦四世矣今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而忘先帝也乃吞藥自殺

九月葬驪山注見前下錮三泉冶銅錮塞下至三重之泉奇器珍怪徙藏滿之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葬既已工匠為機者盡閉之無復得出

二世皇帝

壬辰元年 綱目于是歲即分列楚趙齊燕魏諸國考諸國不久即滅亡今不更為分注二年三年所建國亦倣此 冬十月大赦

春帝東行至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還

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盡刻始皇所立刻石旁著大臣從者姓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

夏四月殺諸公子公主

二世謂趙高曰人生居世間猶騁六驥過決隙決裂也閒之隙言其狹小也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

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然沙邱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今陛下初立此其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柰何高曰嚴法刻刑誅滅大臣宗室收舉遺民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故臣更置所親信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然之乃更為法律益務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鞫治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竹格反磓也死于杜即杜陵故城在西安

府咸寧縣東南相連逮者不可勝數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于內宮將殺之將閭仰而呼天者三兄弟皆自殺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上書請從死先帝得葬驪山之足二世大悅賜錢以葬

復作阿房宮

初始皇作阿房未就而崩遂罷其役至是二世復營之并徵材士如淳曰有材多力之士五萬人為衛狗馬禽獸當食者多調郡縣轉輸菽粟芻稾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

秋七月陳勝字涉陽城人吳廣字叔陽夏人起兵于蘄今江南鳳陽府宿州

南蘄縣故城是勝自立為楚王以廣為假王擊滎陽注見前是時發閭左閭里門應劭曰秦以謫發戍先發吏有過及贅壻賈人嘗有市籍者曹輩盡復入閭取其左發之未及發右而秦亡顏師古曰閭左之釋應最得之戍漁陽故城在順天府密雲縣西南者九百人屯大澤鄉在宿州西南陳勝吳廣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法皆斬勝廣乃相與謀勝曰天下苦秦久矣今誠以吾衆為天下倡宜多應者廣以為然共殺將尉尉官名將領戍卒故曰將尉召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衆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扶蘇被殺百姓未知其死項燕燕之死或以為亡去為壇而盟稱大楚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攻蘄蘄下徇蘄以東行收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陳守丞戰死遂入據之初大梁人張耳陳餘耳及魏公子無忌時為客餘年少父事耳為刎頸交在陳為里監門秦滅魏重賞購二人二人變姓名俱之陳為監門以自食陳勝既入陳耳餘詣門上謁勝素聞二人賢見之大喜陳中豪傑父老請立勝為楚王勝以問耳

餘對曰秦為無道滅人社稷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為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如此野無交兵六國皆為與國則兵不交鋒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不聽遂自立為王號張楚劉德曰若云張大楚國也

勝少時嘗與人傭耕隴上悵然甚久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及為王其故嘗與傭耕者聞之乃之陳伺勝出遮道而呼勝乃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曰夥頤涉之為王沈沈者夥頤方言嘆其物盛大而多之辭當是時諸郡縣

咎秦法皆殺其長吏以應勝使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至者曰羣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捕逐今盡得不足憂也乃悅勝以廣為假王監諸將擊滎陽廣尋為裨將田臧所殺廣圍滎陽李斯子由為三川守拒之廣不能下田臧以廣不知兵驕勝令殺之而奉其首于勝勝即以臧為上將西迎秦軍臧敗死事在二年楚遣諸將徇趙魏以周文為將軍將兵至戲今臨潼縣東北有戲亭戲水所逕戲水出驪山入渭少府秦官掌山林池澤之稅章邯齊太公支孫封鄣其後去邑為章氏邯字少榮拒之楚兵敗走綱目于是條大書楚以周文為將軍將兵伐秦劉友益曰夷秦

陳涉驅戍卒假楚號所謂烏合

于列國也考史例紀一朝之事則以一朝爲統秦雖無道二世猶居帝位綱目既用以紀年不應直斥爲秦且于此以後既已書秦而望夷之弒則又書帝書法亦不畫一今于提綱改書其目及分注依左傳稱周人之例仍稱秦漢以後各朝皆同此

張耳陳餘請兵略趙地勝以所善陳人武臣武氏宋武公之後以謚爲氏爲將軍耳餘爲校尉予卒三千人徇趙又令魏人周市徇魏聞周文陳之賢人文名章嘗爲項燕軍視日事春申君視日占時日吉凶之官習兵與之將軍印使西擊秦勝既遣周文有輕秦之意不復設備博士孔鮒斌之子字子魚孔子八世孫陳

除難者流安能成事哉孔鮒以聖裔負禮器而為之臣豈誠如史遷所云積怨而發憤于涉乎未幾涉敗鮒亦與之俱死固昧于所從矣

涉之王魯諸生持孔氏禮器歸之故鮒為涉博士諫曰臣聞兵法不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之不可攻今王恃敵而不自恃若跌而不振悔無及也不聽文行收兵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二世乃大驚少府章邯請赦驪山徒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周文走出關至澠池自刎死事在二年

八月楚將武臣自立為趙王

武臣等從白馬渡河白馬津名注見前收兵得數萬人號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擊范陽秦縣故城在今

直隸保定府定興縣范陽人蒯徹晉大夫蒯得食采于蒯後以為氏徹史記避漢武諱改曰通說武臣曰范陽令徐公畏死而貪欲降君君無以為秦所置吏誅殺而以侯印授之使馳驅燕趙之間則燕趙諸城可無戰而降矣從之不戰而下者三十餘城張耳陳餘怨陳王不以為將軍而以為校尉又聞周文敗走乃勸武臣自立為趙王餘為大將軍耳為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族武臣家柱國房君姓蔡名賜上蔡人為勝上柱國諫曰秦未亡而誅武信君等家此

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擊秦陳王從其計使使者賀趙趣發兵西入關耳餘勸武臣毋西兵而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武臣以為然因不西兵使韓廣畧燕李良畧常山張黶畧上黨

九月劉邦起兵于沛（今縣屬江南徐州府）自立為沛公（漢高祖事始此）

劉邦字季沛豐邑（應劭曰沛縣豐鄉也）中陽里人為人隆準龍顏（隆高準鼻顏額顙也）愛人喜施意豁如也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産作業初為泗上亭長（秦法十里一亭亭長主亭之吏今沛縣東有泗水亭）

斬蛇夜哭雲氣上覆多史臣附會興王之詞然以此而惑衆煽亂者亦有之矣

括地志漢高祖微時為亭長于此常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大丈夫當如此也單父秦縣故城在今山東曹州府單縣南人吕公好相人奇其狀貌以女妻之即吕后既而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季被酒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蛇有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赤帝子殺之因忽不見季亡匿芒碭山在徐州府碭山縣東與河南歸德府永城縣接界中數有奇怪所居上常

有雲氣呂后與人從往即得之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及陳勝起

沛令欲應之掾主吏秦制官各有掾屬正曰掾副曰屬主吏功曹也蕭何曹

參蕭與曹皆以國為氏何參俱沛人曰君為秦吏今背之恐子弟不

聽願召諸亡在外者以劫衆乃召劉季季之衆已數

十百人矣令悔閉城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季乃書帛射城

上遺沛父老為陳利害父老乃率子弟殺令迎季立

以為沛公蕭曹為收子弟得二三千人以應諸侯祠黃

帝旗幟皆赤

楚項梁起兵于吳

項梁下相故城在今江南徐州府宿遷縣西人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俱出其下吳中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常主辦陰用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籍字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籍長八尺餘力能扛舉鼎也才器過人始皇東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

會稽守殷通武王克商子孫分散以殷為氏素賢梁聞陳勝起欲發兵應勝使梁將梁請召籍籍入梁眴音舜動目而使之也籍籍拔劍斬守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殺數十百人府中皆讋伏莫敢起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故不任公衆乃皆服梁自為會稽守籍為裨將籍時年二十四

齊田儋自立為齊王

儋故齊王族也與從弟榮榮弟橫皆豪健宗彊能得人周市略地至狄注見前儋殺狄令而名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擊市走之東略定齊地

趙將韓廣自立為燕王

韓廣至燕燕豪傑立以為王廣以其母在趙不許燕人曰楚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安敢害將軍母乎廣乃立居數月趙奉其母歸之趙王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因之欲求割地使

者數往燕輒殺之有廝養（韋昭曰析薪為廝炊烹為養）卒走燕壁見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欲曰欲得其王耳卒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顧其勢初定且以少長先立武臣今趙地已服此兩人方欲分趙而王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歸趙王卒為御而歸

楚將周市立魏公子咎為魏王而相之

周市已定魏地魏人欲立為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各遣使立市市不受時魏故公子寗陵君咎寗陵注見前在陳王所市迎之使五反陳王乃遣咎市立為王而相之

秦廢衛君角為庶人衛自康叔至君角凡三十七傳而為秦滅

初秦并天下而衛獨存至是二世廢之衛祀遂絕

癸巳二年趙將李良弒其君武臣張耳陳餘立趙歇為王

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略太原至井陘還請益兵時秦兵方塞井陘道道逢趙王姊良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之良起慚其從官從官或請追殺之良先得秦將書詐為二世招良意欲反趙未決因此怒使人追殺王姊遂襲邯鄲殺武臣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故兩人得脫收散兵得數萬人擊李良良敗走歸章邯客或說耳餘曰兩君覊旅難可獨立立趙後輔以誼可就功乃求得歇立之居信

都今直隷冀州是故城在州治東北

章邯等擊敗楚軍楚莊賈弑其君勝降吕臣討殺賈復以陳為楚

二世益發兵遣長史秦官丞相屬司馬欣都尉秦官名董翳晉董狐之裔佐章邯擊楚柱國房君殺之又進擊陳西軍張賀陳王出監戰軍敗張賀死臘月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

陳王至下城父今江南潁州蒙城縣西北有下城父聚以近故城父縣故加下其御莊賈殺之以降陳王故涓人即中涓顔師古曰主居中而潔除之人吕

臣為蒼頭軍蒼頭注見前起攻陳殺賈復以陳為楚葬陳王于碭今江南徐州府碭山縣有故碭城在縣南諡曰隱初勝既為王故人皆往依之妻之父亦往馬勝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妻之父怒而去故人出入或言勝故情勝聞而斬之諸故人皆引去以朱防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以苛察為忠諸將不親附以及于敗

秦嘉魯有秦堇父其後以邑為氏又嬴秦之支以國為氏立景駒楚公族為楚王

陳王初起時淩秦縣故城在今江南徐州府宿遷縣東南人秦嘉銍秦縣今江南鳳陽府宿州西南有銍城人董緤符離今宿州人朱雞石取慮音秋閭秦縣故城在今徐州府睢寧縣西南人鄭布徐本徐國楚滅之為縣徐國注見前人

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今江南海州守于郯今郯城縣屬山東沂州府陳王聞使武平君畔為將軍監郯下軍秦嘉不受命自立為大司馬殺武平君畔及陳王軍破嘉乃立景駒為楚王

左右校秦官即左右校尉攻陳下之呂臣走得英布英氏臯陶之後以國為氏軍還復取陳

英布六春秋六國秦為縣六國注見前人嘗坐法黥故曰黥布論輸驪山

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傑交通乃亡

之江中為羣盜番陽今縣曰鄱陽屬江西饒州府令吴芮甚得江湖閒心號曰番君布往見之其衆已數千人番君以女妻之使將其兵擊秦吕臣方敗走與布遇乃以其兵還破秦軍陳復為楚布引兵而東

沛公得張良以為廏將主馬官

初沛公破秦軍于豐秦為鄉今縣屬徐州府令雍齒雍氏周雍伯之後以國為氏守之而之薛注見前齒雅不欲屬沛公魏人招之即反為魏守豐沛公引兵攻之不能取聞景駒新立

在留

在留秦縣今為留城鎮在徐州府沛縣東往從之時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欲往從景駒遇沛公于下邳前注見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廏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説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遂留不去景駒使沛公與秦戰不利攻碭拔之得兵五六千人還擊豐不下項梁擊景駒殺之夏六月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韓公子成為韓王

廣陵今江南揚州府治秦為廣陵縣人名平名氏名公之後以邑為氏為楚徇廣

陵未下聞陳王敗乃渡江矯王令拜項梁為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秦縣故城在今江南泗州天長縣西北遣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素信謹稱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二萬人欲立嬰為王嬰母曰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謂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于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衆從之嬰以兵屬梁及渡淮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梁衆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梁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立景駒大逆無

范增請立楚後
與張良請立韓

道乃進兵擊殺嘉駒走死至薛沛公往見之梁予卒五千人還拔豐（雍齒奔魏）使項羽攻襄城（注見前）不下已拔皆阬之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别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沛往）居鄛（亦作巢秦縣故城在今江南廬州府巢縣）人范增年七十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漢書藝文志南公三十一篇陰陽家流）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言楚怨秦雖三戶猶足亡秦後項羽破章邯于三戶津邯降羽秦遂亡乃讖也）今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

後跡同而心異一則始終欲為韓報仇一則第因民望所屬而已其後義帝立未久即遭江中之弑增不聞置一詞此蘇軾所以致論也固不可與良同日語矣

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楚之後也梁然其言乃求得懷王孫心于民間為人牧羊六月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都盱眙今縣屬江南泗州以陳嬰為上柱國梁自號武信君

張良說梁曰君已立楚後韓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為王益樹黨梁從之立為韓王以良為司徒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秦郡注見前

章邯擊魏齊楚救之齊王儋魏相市敗死魏王咎自殺

章邯擊魏王于臨濟後漢書郡國志陳留郡平邱有臨濟亭齊田儋死此　平邱注見前魏使周市求救于齊楚齊王及楚將項它皆將兵隨市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之殺齊王及周市魏王為其民約降約定自燒殺其弟豹走楚

齊人立田假為王故王儋弟榮逐假立儋子市為王而相之

假王建弟也齊人聞田儋死立以為王田角為相田閒為將儋弟榮收儋餘兵走東阿春秋柯邑秦曰東阿　柯邑注見前

章邯追圍之項梁引兵擊破章邯軍章邯走而西田榮東歸項梁獨追北梁別遣項羽沛公攻城陽屠之復攻定陶西畧地至雍邱與秦軍戰破之斬李由城陽定陶雍邱注俱見前八月田榮逐王假假亡走楚田角走趙田間前使趙因留不敢歸立儋子市為王榮相之田橫為將平齊地項梁追逐秦軍數使使者趣齊兵俱西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楚趙不許田榮怒終不肯出兵

下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吏去疾自殺斯要斬夷三族以宦者趙高為中丞相

二世數誚讓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請修申韓之術行督責之道且言督責必則所求得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悅于是行督責益嚴刑者相半于道民益駭懼思亂郎中令趙高恃恩專恣多以私怨殺人恐大臣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于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則見短于大

臣非所以示神明也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秦官

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

習法者待事來揆之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乃不坐朝廷事皆決于高高知李斯將以為言乃見斯曰關東羣盜多而上益發繇役聚狗馬無用之物君何不諫斯曰上居深宮欲見無間高曰請候上閒語君于是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在前使人告斯可奏事矣斯至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高因曰沙邱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為帝而

丞相貴不益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丞相長男由守三川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傍縣近縣也斯上蔡人與勝陽城相近故云傍縣之子猶言子弟也以故公行過三川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二世欲案丞相恐不審乃先使人按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斯聞之乃上書言趙高罪二世曰趙君為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斯又與右丞相馮去疾將軍馮劫進諫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

四邊戍轉（戍征戍也轉轉運也）二世曰君不能禁盜又欲罷先帝所為是上無以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吏按罪去疾劫自殺斯自負其辯有功無反心乃就獄二世屬高治之責與由反狀榜掠千餘斯不勝痛自誣服（斯從獄中上書自陳前功幸二世寤而赦之高棄去不奏而使其客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來覆訊斯斯更以實對輒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更言所使案三川守由者至則楚兵已擊殺之矣高皆妄為反辭以相傳）遂具斯五刑論（秦法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于市謂之具五刑）要斬咸陽市斯顧

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兎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二世乃以高為中丞相事皆決焉

章邯擊破楚軍于定陶項梁死

項梁既破章邯東阿西北至定陶又破之益輕秦有驕色宋義宋以國為氏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梁不聽使宋義于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 二世悉

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項羽沛公方攻陳留秦縣今屬河南開封府臣瓚曰宋亦有留此留屬陳故名陳留聞梁死與呂臣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已而楚懷王自盱眙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呂臣為司徒其父青為令尹沛公為碭郡長封武安侯號項羽為魯公封長安侯

楚立魏豹為魏王

豹之走楚楚王與卒數千人使徇魏地豹下二十城乃立為魏王

章邯擊趙圍趙王于鉅鹿（今直隸順德府內鄉縣本趙鉅鹿邑秦置縣為鉅鹿郡治漢因之後魏改曰內鄉今之鉅鹿縣乃漢南䜌縣隋改曰鉅鹿者也）楚以宋義為上將軍救之

章邯既破項梁以楚地兵不足憂乃北擊趙破邯鄲張耳以趙王走入鉅鹿王離（王翦之孫）圍之陳餘北收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其南（築甬道屬河餽王離王離兵食多攻益急）趙數請救于楚楚王聞宋義先策武信軍必敗（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言于楚王以義為知兵）召與計事大說之以為上

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以救趙義號卿子冠軍卿子人相褒尊之辭冠軍言其在諸軍之上諸別將皆屬焉

楚遣沛公西入關

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是時秦兵尚彊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殺項梁奮憤激也願與沛公西入關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慓悍猾賊所過無不殘滅且楚進取數敗謂陳涉項梁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喻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

宋義能策人之敗而自不免項羽之矯殺所謂當局者迷乎

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王乃遣沛公收陳王項梁散卒以西

甲午 三年楚次將項籍矯殺宋義而代之大破章邯軍虜王離

宋義至安陽（今山東曹州府曹縣東有安陽城即宋義留兵處）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鼓行而西必舉秦矣因下令曰

有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强不可使者皆斬之遣其子襄相齊送之無鹽故城在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東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今歲飢民貧卒食半粟而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晨朝義即其帳中斬之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

楚王陰令籍誅之諸將莫敢枝梧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遣使報命于王王因以羽為上將軍鉅鹿城中兵少食盡張耳數召陳餘餘不敢前耳又使張黶陳澤讓之要與俱死餘使黶澤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羽使當陽君即黥布蒲將軍顔師古曰布與蒲將軍乃二人服虔以為一人非將二萬人渡河絕秦甬道戰少利言其稍有利也羽乃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還心與秦軍遇九戰皆破之章邯引卻遂虜王離時諸侯軍鉅鹿者十餘壁齊將

田都燕將臧荼及齊王建孫田安來救張耳子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皆壁陳餘軍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惴恐既破秦軍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陳轅相向為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趙王及張耳出鉅鹿城謝諸侯張耳責讓陳餘問餘所在疑餘殺之餘怒解印綬與耳耳不受餘起如厠客或說耳急取之耳乃佩其印綬收其麾下餘遂與數百人去河上澤中漁獵二人由此有隙

沛公擊昌邑秦縣故城在今山東兖州府金鄉縣西北彭越彭氏大彭之後以國為氏以

兵從

越昌邑人嘗漁鉅野澤即禹貢大野在山東曹州府鉅野縣北澤最廣大元末為黄河所決遂涸中為羣盜楚兵起澤間年少相聚百餘人請越為長越謝曰臣不願也彊請乃許之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至期多後或至日中于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為長今期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越竟斬之徒屬皆驚莫敢仰視乃略地收散卒得千餘人至是以其兵歸沛

公

沛公使酈食其（酈音歷黃帝支孫封酈後以為氏食其音異基）說陳留下之

沛公過高陽（此杞縣之高陽城注見前）高陽人酈食其家貧落魄（顏師古曰失業無次也）為里監門（時諸將略地過者皆握齱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深自匿）沛公麾下有騎士適食其里中子食其使言于沛公（酈生謂騎士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畧此真吾所願從遊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生所誡者）沛公

至傳舍使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踞床使兩女子洗足酈生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于是沛公輟洗攝衣延生上坐問計生曰足下兵不滿萬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又多積聚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令使下降也）即不聽足下

引兵攻之臣為内應于是遣酈生行而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生為廣野君為說客使諸侯生弟商亦聚衆四千人來屬沛公沛公使將陳留兵以從

章邯以軍降楚

章邯軍棘原（在直隸順德府平鄉縣南）項羽軍漳南（漳水之南漳水注見前）相持未戰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留司馬門（顔師古曰宮垣之内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主武事故總謂宮之外門為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欣恐走還（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至軍報曰

趙高用事于中下無可為者今戰勝高疾吾功不勝不免于死願熟計之陳餘亦遺邯書書曰將軍為秦將三歲所亡失已十數萬而諸侯並起兹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以脫其禍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將軍何不與諸侯為從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鑕妻子為戮乎章邯狐疑陰使羽約未成羽遣蒲將軍引兵渡三戶漳水津也孟康曰在鄴西與秦戰再破之羽又擊敗之汙水在臨漳縣西南出武安山入漳今絶上邯遂請降羽乃與盟于洹水前注見南立以為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將

秦軍行前顔師古曰謂居前而行

沛公入武關

沛公南攻潁川秦郡注見前因張良畧韓地文穎曰潁南北皆韓地以良累世相韓故因之出轘轅山名在河南府偃師縣東南元和志山路險阻凡十二曲將去復還故曰轘轅畧南陽南陽守齮戰敗走保宛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楚宛邑秦為縣隋始改今名沛公引兵過之張良曰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沛公乃夜從他道還圍宛齮舍人陳恢踰城見沛

公約降恢曰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矣沛公曰善許之七月齮降封殷侯恢封千戶引兵而西無不下者所過令毋得鹵與虜同掠秦民皆喜八月遂入武

闕

趙高弒帝于望夷宮在西安府涇陽縣東南立子嬰為王子嬰誅高夷三族

趙高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持鹿獻于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之莫敢言其過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為及是沛公已破武關二世使責讓高高懼與其壻咸陽令閻樂閻以鄉為氏謀弒二世時二世將祠涇水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卜曰涇水為祟故欲祠涇齋于望夷宮高詐為有大賊令樂發吏卒至宮殿門縛衛令秦衛尉掌宮門屯兵屬有衛士令僕射注見前殺之射郎官秦

官者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樂與高弟郎中令成
掌守門戶
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惶擾不鬭有官者
一人侍不去二世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于此對
曰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樂前數二世曰足下
驕恣誅殺無道天下皆畔其自為計二世曰吾願得
一郡為王弗許願為萬戸侯又弗許願與妻子為黔
首樂曰臣受命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
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趙高召諸大臣公子告

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立宜為

王如故便乃立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

春苑中九月趙高令子嬰齋廟見在西安府咸寧縣南漢曰宜春下苑

受璽齋五日高使人請子嬰子嬰稱病不行子嬰與其二子

及宦者韓談謀曰丞相殺二世恐羣臣誅之乃詐以義立我聞高與楚約滅秦而分王關中今使我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自往請子嬰遂刺殺

高三族其家以徇

沛公擊嶢關即藍田關在西安府藍田縣東南破之

先是趙高既弒二世使人與沛公約分王關中沛公不許及子嬰誅殺高遣將將兵距嶢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方彊願益張旗幟為疑兵而使酈生陸賈（齊宣王少子通封陸鄉因以為氏賈楚人）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良又曰不如因其怠而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踰蕢山（在藍田縣南）擊秦軍大破之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二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裘　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吳錫帷

謄録監生臣李邦燮

天道遠人事邇沛公仗義而西三章之約炳然應天順人若以五星聚爲入關之祥貺令項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二

楚漢

乙未 楚義帝元年西楚霸王項籍元漢王劉邦元年是歲秦亡綱目於楚漢之際每甲子下俱分列諸國今回列楚漢諸國從三陛亡不備載

五星聚于東井 歲星東方春木熒惑南方夏火太白西方秋金辰星北方冬水填星中央季夏土東井八星天之南門主水衡自井十度至柳三度為鶉首之次屬秦分漢書天文志漢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從歲星也後魏高允曰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旦在尾箕昏沒于申南而東井方出于寅北

先入亦足當其兆乎抑即無其事乎甘公亦當語塞矣且高允崔浩輩論如棼絲則其事之真僞從可思耳

何因背日而行崔浩曰五星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宋劉邠曰秦之十月令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也考漢書律歷志秦以十月為正劉攽之言蓋本于此

沛公至霸上 即白鹿原在西安府咸寧縣東水經注白鹿原東即霸川之西謂之霸上霸水注見

前 秦王子嬰降

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 應劭曰組天子敍也係頸言欲自殺 封皇帝璽 始皇藍田玉璽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子嬰上之漢代傳受號傳國璽 符 玉符以發兵將 節 號令賞罰之節以毛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 降軹道 亭名在今咸陽縣東北 旁諸將請誅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

樊噲起居狗從事行間乃有留居之諫功不在蕭曹下閒代樊才識見固當如此

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

沛公入咸陽還軍霸上除秦苛法

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沛公見秦宮室帷帳寶貨婦女欲留居之樊噲沛人張良諫噲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為富家翁耶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沛公不聽張良曰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藥苦口利于病願聽樊噲言乃封秦重寶府庫還軍霸上悉召父老豪

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抵當也隨其輕重立法餘悉除去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喻之秦民大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尹氏起莘曰沛公仗義入關除秦苛法如救焚拯溺雖三代之得天下亦不過如是而已

項籍阬秦降卒于新安今縣屬河南河南府

項羽既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入關秦降卒多怨言

先是諸侯吏卒繇戍過秦中秦人遇之多無狀及章邯以秦軍降楚諸侯吏卒乘勝折辱奴虜使之故多怨羽計衆心不服至關必危于是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而獨與章邯及長史欣都尉翳入

秦

沛公遣兵守函谷關項籍攻破之遂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冢在臨潼縣東俗呼當陵大掠而東

有鯫生臣瓚曰鯫姓服虔曰鯫小也說沛公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沛公從之項羽至關關閉不得入又聞沛公

范增於項羽雖未至言聽計從然尊曰亞父君臣非不相得者乃入關以前既不聞阻其阬秦降卒入關以後又不聞阻其屠燬咸陽而斤斤於舉玦舞劍以

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擊破關進至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于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珠寶盡有之羽益大怒饗士卒期旦日擊沛公時羽兵四十萬號百萬在鴻門坂名在臨潼縣東今曰項王營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在霸上范增謂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伯在秦時嘗殺人良救之夜馳告之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有急亡去

除沛公徵論王者不死所見抑末已

不義因固要項伯入見沛公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耳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背德項伯許諾曰旦日不可不早自來謝遂去具以告羽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羽曰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羽鴻門沛公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能破秦得復見將軍于此今者有

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示之者三羽不應增出使項莊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莊入為壽畢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于是張良出見樊噲曰今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廹矣即帶劍擁盾兵器所以捍身入瞋目視羽頭髮上指目眦盡裂羽按劍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驂乘樊噲也羽曰壯士賜之斗巵酒一生彘肩

噲立而飲酒拔劍切彘肩盡啗之羽曰壯士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懷王與諸將約曰先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將軍不取也羽未有以應須臾沛公起如廁招噲出與亡去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沛公獨騎噲步從間行趨霸上至軍立誅曹無傷留張良使

謝羽羽問沛公安在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因以白璧一雙獻羽玉斗一雙與增羽受璧增拔劍撞破玉斗曰唉（音哀歎恨發聲之辭）豎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掘始皇帝冢（以三十萬人運物三十日不能窮）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國（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地肥饒可都以霸羽見秦殘破又思

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烹韓生

項籍尊楚懷王為義帝

羽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言如前約）羽怒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乃陽尊懷王為義帝徙之長沙都郴（今湖南郴州）

項籍自立為西楚霸王（孟康曰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

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

立沛公為漢王

項羽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又惡負約以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也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注見前都南鄭今縣陝西漢中府治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邱即今興平縣屬西安府司馬欣故為櫟陽獄掾有德于項梁為塞韋昭曰即桃林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注見前董翳勸章邯降楚為翟春秋白翟之地王王上郡注見前都高奴故城在今陝西延安

府實施縣東復分天下以王諸將徙魏王豹為西魏王項羽欲自取梁地故徙之王河東都平陽注見前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注見前申陽張耳嬖臣先下河南迎楚為河南王都洛陽司馬卬趙將定河內有功為殷殷故墟王都朝歌注見前徙趙王歇為代王居代注見前立張耳為趙相從入關為常山王王趙都襄國今直隸順德府英布為楚將常冠軍為九江王都六注見前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為衡山王都邾故城在湖北黃州府黃岡縣東南芮為將梅鋗封十萬戶侯共敖共以邑為氏敖義帝柱國擊南郡功多為臨江王王江陵今縣荊州府治

戰國紛爭黎民塗炭蕭何於漢

從燕王廣為遼東王都無終（尋為臧荼所殺　無終注見前）臧荼（臧魯臧氏之別　荼燕將從楚救趙入關）為燕王都薊（注見前）從齊王市為膠東王都即墨（注見前）立田都（齊將從楚救趙入關）為齊王都臨淄田安（王建孫下濟北引兵降楚）為濟北王都博陽（今山東泰安府泰安縣有博縣故城漢曰博陽）諸侯罷兵就國（田榮數負項梁又不肯從楚擊秦故不封陳餘棄將印去又不從入關然素賢羽不得已封之南皮三縣二人由是皆怨羽）

漢以蕭何為丞相遣張良歸韓

漢王以項羽背約怒欲攻之蕭何諫曰夫能詘於一

王失職積怨時首言養民致賢其識有大過人者烏可以刀筆吏少之

人之下而信于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乃就國以何為丞相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張良送至襃中今漢中府襃城縣漢曰襃中王遣良歸韓良因說王燒絕所過棧道在襃城縣北接鳳縣東北統名連雲棧以備盜兵且示羽無東意

齊田榮自立為齊王

田榮聞楚立田都為齊王大怒發兵擊走都都亡走楚因留市不令之膠東市畏項王竊之國榮追殺之時彭越在鉅野有兵萬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使擊殺田安榮遂自立盡王三齊謂齊及濟北膠東之地

西楚殺韓王成張良復歸漢

項王以張良從漢王韓王又無軍功廢以為侯已又殺之張良遂閒行歸漢良多病未嘗獨將嘗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項王既殺韓王成乃以故吴令鄭昌為韓王

漢王以韓信為大將還定三秦

韓信淮陰秦縣故城在今江南淮安府清河縣東南人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嘗數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知其意遂絕去至城下釣有漂母哀之飯信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或衆辱之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信熟視之俛出跨下一市皆笑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後數以策干羽羽弗用亡歸漢坐法當斬信仰視適見滕公即夏侯嬰夏侯氏杞之後以國爵為氏嬰沛人初為滕令故號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

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貌釋不斬與語說之言于王以為治粟都尉秦官掌穀貨數與蕭何語何奇之王至南鄭將士歌謳思歸多道亡者信亦亡去何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或言丞相何亡王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且怒且喜罵曰若亡何也曰臣不敢亡追亡者耳王曰所追者誰曰韓信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如信國士無雙王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

韓信登壇數語劉與項蹶已若指掌以項羽為匹夫之勇人人能言之以為婦人之仁則信所

下非信無足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乃欲拜信為大將何請擇日齋戒設壇具禮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非項王耶王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信

獨見也

亦以為不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喑烏鳩反噁烏路反懷怒氣也叱尺栗反咤卓嫁反發怒聲也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耳見人慈愛言語嘔嘔與姁通至人有功當封爵印刓烏丸反無廉鍔也敝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逐義帝置江南所過殘滅民不親附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

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言敵無不敗散且三秦王將秦子弟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及項王阬秦卒惟此三人得脫秦父兄怨之痛入骨髓而楚彊以威王之秦民莫愛也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無不願大王王秦于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民户知之而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尺書以責所伐者而定也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部署諸將

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引兵從故道秦縣故城在今漢中府鳳縣西北出襲雍章邯迎戰敗走廢邱明年漢兵引水灌廢邱邯自殺漢王至咸陽塞王欣翟王翳皆降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又以齊梁田榮彭越反書遺之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王陵以兵屬漢

陵沛人漢王微時常兄事之及起沛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至是始以屬漢項王執陵母欲以招之母

因使者語陵曰漢王長者終得天下無以我故持二心遂伏劍而死漢王使將軍薛歐王吸因陵兵從南陽迎太公呂后于沛項王發兵拒之不得前

丙酉楚二年漢二年中是歲楚義帝七

項籍弑義帝于江中

項籍使人趣義帝行其大臣稍稍叛之籍乃密使吳芮黥布共敎擊殺之江中

陳餘以齊兵襲常山王耳走漢代王歇復為趙王立餘為代王

陳餘在南皮今縣屬直隸天津府聞田榮已王齊乃使夏說夏杞之别不得封者為夏氏往說榮假齊兵擊常山復趙王榮許之遂共襲常山張耳敗走欲之楚甘公齊人善說星者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秦分也先至必王楚雖彊後必屬漢耳乃走漢餘已敗耳收趙地迎代王歇復王趙歇德餘立以為代王餘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

漢立韓王孫信為韓王

信韓襄王孽孫張良下韓故地得之以為韓將從漢王入關又從入漢中漢王既定三秦拜信為韓太尉使略韓地漢王東出關至陝今河南陝州鎮撫關外父老于是河南王申陽韓王鄭昌皆降乃立信為韓王

漢王都櫟陽注見前

漢王自陝還遂都櫟陽故秦苑囿園池皆令民得田之

楚擊齊王榮敗死田横立榮子廣為齊王

陳平機變觀其躶而刺船已見一班至云不受金無以為資此實不可為訓臣節尚廉古今通

項王至城陽齊王榮會戰敗走平原平原民殺榮項王乃復立田假為齊王燒夷齊城郭所過盡屠破齊人相聚叛之于是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擊走假假亡走楚楚殺之立榮子廣為王而相之

漢王渡河魏王豹降虜殷王卬以陳平為護軍中尉

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平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不治生産乃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即逐其婦王慎中曰史臣先載伯逐其婦事為平明盜嫂之誣

里

義而在行軍御衆時所關尤重彼后勝相齊郭開用趙非皆受金者乎厥後漢高論相以平智有餘而難獨任或亦早見及此矣

中社平為宰（主割肉也）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初事魏王咎說不聽去事項王拜都尉及漢下殷乃渡河歸漢（先是殷王反楚項王使平擊之殷降項王拜平都尉賜金二十鎰無何漢王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使還項王而挺身間行仗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疑為亡將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覺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修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與語悅之問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即拜平都尉使驂乘典護軍諸將盡讙（音喧譁也）王聞之益

厚平周勃（沛人）灌嬰（灌氏夏斟灌氏之後嬰睢陽販繒者）言于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居家時嘗盜其嫂今為護軍多受諸將金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一作微生或曰即微生高也）孝已（殷高宗子有孝行）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王何暇用之乎王又召平而問焉平曰臣居楚聞王能用人故來歸然躶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畫計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金具在請

董公遮說其詞雜出於荀卿王朝即漢王縞素發兵特藉是使義執言而已不然設令義帝而在漢王亦果能終出其下乎

封輸官得乞骸骨王乃謝平厚賜之拜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不敢復言

漢王至洛陽為義帝發喪告諸侯討項籍

漢王至洛陽新城注見前三老秦制縣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置三老有秩掌教化董公楚漢春秋董公八十二歲秦世隱士名未詳漢封成侯遮說橫道自言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弒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為之素服

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于是為義帝發喪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弑之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河南河東河内士願從諸侯王擊楚之弑義帝者初張耳走漢漢王厚遇之及是漢使者至趙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于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餘乃遣兵助漢

許氏衡曰董公順德逆德之辭昭然與日月爭光人心稍知義者從順去逆已于此決矣當日漢王仗義

彭城去沛不二百里漢王既入即當迎取太公乃亟亟於寶貨美人置酒高會此與項羽入秦何異卒至豪室俱亡幾陷其親於鼎俎而分羹之語雖出權變實非君子所忍聞也

而東天下為之響應者董公力也

漢王以五諸侯韋昭曰塞翟韓殷魏也兵伐楚入彭城項籍自齊還破漢軍以漢太公呂后歸

項王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田橫距楚城陽楚連戰未下欲遂破之而擊漢漢王以故得率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至外黃故城在今河南開封府杞縣彭越將三萬人歸漢越收魏地十餘城請立魏後漢王曰西魏王豹真魏後乃以越為魏相國使略魏地漢王遂入彭城收其寶貨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令諸將

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從魯出胡陵亦白湖陵故城在山東兗州府魚臺縣東南至蕭注見前大破漢軍漢軍入穀睢水分流也亦曰陽水在碭山縣東南泗注見前及睢水故汴水分流也舊自河南開封歸德至江南徐州入泗今上流俱堙其在宿遷縣者謂之小河死者二十餘萬人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晝晦楚軍大亂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家室家室已亡不相得道逢子盈即孝惠帝及女即魯元公主載以行楚騎追漢王王急推墮二子滕公下收載遂得脫而太公呂后竟

為楚所獲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反遇楚軍項王置軍中以為質時呂后兄周呂侯名澤將兵居下邑故城在碭山縣東漢王間往從小道而往從之諸侯見漢敗復背漢與楚殷王卬死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楚陳餘聞張耳詐死亦背漢魏王豹請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津反為楚漢王遣隨何隨氏隨侯之後以國為氏使九江初項王擊齊徵兵九江黥布稱疾遣將將數千人往漢入彭城布又不佐楚項王由是怨之至是漢王西過梁地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以東棄之誰可與共功

者張良曰九江王布與楚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王謂左右曰孰能為我使九江令之發兵背楚留項王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謁者隨何請使與二十人俱

漢王至滎陽注見前

漢王收集散卒屯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音附著也未傅未著名籍者者悉詣軍韓信亦以兵與漢王會軍復大

振與楚戰滎陽南京即春秋鄭京邑秦為縣故城在開封府滎陽縣東南索今滎陽縣治即古大索城又有小索城在縣北間破之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遂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敖山在開封府滎澤縣西北水經注山上有城秦置倉其中故曰敖倉粟

漢王還櫟陽立子盈為太子

大赦罪人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

關中大饑

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

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

王如滎陽命蕭何侍太子守關中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應劭曰侯主上來還乃以奏聞計關中户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絶漢王在滎陽數使使勞若何鮑生謂何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王必益信君何從之漢王大悦

漢韓信擊魏虜王豹遂北擊趙代

魏王豹叛漢漢王謂酈食其曰緩頰徐言也往說之酈

生往豹謝曰漢王慢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奴耳不忍復見也酈生還漢王以韓信為左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即魏少梁故城在陝西同州府韓城縣南以木罌渡軍以木押縛罌缻以渡也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傳詣滎陽後漢王使豹與周苛守滎陽楚圍之急苛曰反國之王難與共守遂殺豹信請益兵三萬人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王遣張耳與俱九月破代兵禽夏說

丁酉楚三年
酉漢三年 十月韓信大破趙軍禽王歇斬代王餘遣使下燕

韓信張耳擊趙趙聚兵井陘口前注見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謂陳餘曰信耳乘勝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假臣奇兵三萬從間道絶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戰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

陳餘事與宋襄一轍宋襄不鼓不成列而用人於次睢之社陳餘不用詐謀而於刎頸交亦欲得其首世特知其迂謬而不知其愚惡可笑也

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否則必為二子所禽矣餘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從左車策信間視知之大喜乃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萆音蔽藏隱山間使敵不見而望趙軍戒曰趙空壁逐我即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裨將傳餐小飯曰餐立駐而傳食曰今日破趙會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望見皆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于

是信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水上軍殊死戰不可敗信所遣二千騎者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趙軍已不能得信耳欲還壁壁皆漢赤幟大驚遂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之斬陳餘禽趙王歇諸將畢賀因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云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所謂驅市人而戰之也非置死地使人自為戰彼將皆走尚可得而

用之乎諸侯皆服信以千金募生得李左車者解其縛而師事之問伐燕齊何若左車謝曰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臣何足以權大事信固請左車曰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餘萬衆名聞海内威震諸侯衆庶莫不傾耳以待命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舉勌疲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曠日持久燕若不破齊必自強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為將軍計不如按甲休兵北首燕路發一乘一使奉尺書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知為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遂用左車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而與張耳行定趙地

是月甲戌晦日食

十一月癸卯晦日食

隨何以九江王布歸漢

隨何至九江說黥布歸漢何謂布曰大王與楚同為諸侯而北鄉臣事之者必以楚為強可託國也夫楚雖強背盟約而殺義帝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今漢王收諸侯守滎陽下蜀漢之粟堅守而不動楚人深入敵國老弱轉糧進不得攻退不得解楚不如漢漢亦易見矣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于危亡之楚竊為大王不取也布陰許之未敢泄楚使者在傳舍方急責布發兵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

李德裕以漢王見黥布深得駕馭英雄之術其說非也踞床洗足不過慢侮故習即飲食帷帳亦屬招徠豪傑之常即使有心措置其見亦甚鄙布本驪山之徒趣不高而欲易厭故爾輕喜易怒如隨銜中適自成其為布

得發兵因說布殺楚使者而攻楚楚使龍且擊破之布乃閒行與何歸漢十二月至漢漢王方踞床洗足召布入見布悔怒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食飲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漢益其兵與俱屯成皐

布使人至九江楚已收布兵盡殺其妻子

漢遣酈食其立六國後未行而罷

楚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漢王與酈食其謀橈楚權食其曰昔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封其後秦伐諸侯

而已

滅其社稷今誠能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德慕義願為臣妾大王南面稱霸楚必斂袵而朝王曰善趣刻印酈生未行張良來謁王方食具以告良良曰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大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武王入殷發粟散錢偃革為軒（革兵車軒朱軒謂廢兵車而用乘車也）休馬放牛示不復用今大王能之乎且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游者徒欲望咫尺之地今復立

六國從游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且夫楚惟無彊（言無彊于楚者）六國復橈而從之（若六國立必復屈橈而從楚）大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謀大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

楚圍漢王于滎陽范增死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項羽尊范增為亞父）鍾離眜（楚伯州犁居鍾離其後以邑為氏）之屬不過數人耳項王為人意忌信讒誠能捐金行間以

陳平此計乃欺三尺童未可保其必信者史以為奇而世傳之可發一笑

疑其心破楚必矣王乃與平黄金四萬觔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間言昧等功多不得裂地欲與漢滅楚而分其地項王果疑昧等及楚圍滎陽急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項王使使至漢陳平使為太牢具舉進見楚使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也乃項王使即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歸具以告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項王不聽亞父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

死

漢王走入關彭越擊楚楚還兵擊之漢王復軍成臯

楚圍滎陽益急將軍紀信紀為齊所滅其後以國為氏曰事急矣

臣請誑楚可以間出于是陳平夜出女子二千餘人

楚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黄屋天子車以黄繒為蓋裏是以為黄屋

左纛毛羽幢在車衡左方上注之故曰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

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周

苛守滎陽項王燒殺紀信漢王自成臯入關收兵欲復東

轅生（轅氏陳大夫轅濤塗之後亦或從袁）說王曰願君王出武關羽必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皐間且得休息而韓信等亦得安輯趙地連燕齊王然後復還滎陽則楚備多而力分復與之戰破之必矣王從之（出兵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羽果引兵南王不與戰會彭越破楚軍（初漢王破彭城越盡亡其所下梁地往來為漢游兵至是度睢破楚軍下邳）殺薛公（楚將）項王東擊越

漢王于是復軍成皐

楚破彭越還拔滎陽及成皐漢王走渡河奪韓信軍遣

信擊齊

項王既破走彭越乃引兵西拔滎陽烹周苛項王生得周苛欲降之苛罵曰若不趨降漢漢當為虜矣若非漢王敵也羽怒烹之遂圍成皋漢王跳徒彤反獨出也出成皋玉門獨與滕公共車玉門成皋北門北渡河宿小修武今河南衛輝府獲嘉縣有小修武聚獲嘉古修武也自稱漢使者晨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臥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即令耳守趙信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楚遂拔成皋欲西漢使兵距之鞏注見前漢王欲捐

成臯以東而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聞其下藏粟甚多楚抜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即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蜚狐口在今直隷易州廣昌縣北守白馬之津注見前以示諸侯形制因地形以制敵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乃復謀取敖倉時漢王已得韓信軍復大振屯小脩武欲復與楚戰郎中鄭忠說止王乃使劉賈盧綰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劉賈漢王從父兄盧綰豐人與

項羽生平所過殘滅獨首肯外黃小兒之言所謂曉人當如是也使范增而在有愧是兒多矣

漢王

同里

有星孛于大角漢書天文志房南衆星曰騎官左角理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坐廷

彭越下梁十七城楚復擊取之

彭越攻徇梁地下外黃等十七城項王聞之令大司馬曹咎守成臯而自引兵東擊越所下城圍外黃數日乃降項王欲盡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說項王曰彭越彊擊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今又阬之百姓安所歸心哉且從此以東十餘城皆恐莫

肯下矣羽從之梁地俱復為楚

戊西楚四年戊漢四年 漢韓信襲破齊齊王廣走高密今縣屬山東萊州府先是漢王遣酈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天下何所歸酈生曰歸漢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兵出關而責義帝之處義帝弑于江中不知處所故責之立諸侯之後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項王有背約之名有殺義帝之負記人之過忘人之功賢才怨之而莫

為之用故天下之事歸于漢王可坐而策也今又已
據敖倉塞成臯守白馬距蜚狐天下後服者先亡矣
齊王納之遂與漢平而罷守備與酈生日縱酒為樂
韓信引兵至平原聞酈生已說下齊欲止蒯徹曰將
軍受詔擊齊而漢發間使下之寧有詔止將軍乎且
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
數萬之衆歲餘乃下趙五十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
竪儒之功乎信遂渡河襲破齊齊王以為酈生賣已

烹之東走高密使使請救于楚

漢王復取成臯與楚皆軍廣武山名在河南開封府河陰縣北東連滎澤西接汜水

項王之擊彭越戒曹咎曰謹守成臯即漢欲戰慎勿與戰項王已東漢數挑楚戰曹咎不出漢使人辱之數日咎怒渡兵汜水在開封府汜水縣西源出方山注于河半渡漢擊破之盡得楚金玉寶貨咎及司馬欣俱自剄汜水上漢王乃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項王聞咎等破亦還軍廣武廣武有二城西城漢

所築東城項羽所築夾城之間有絕澗斷山曰廣武澗與漢相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羽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烹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乃使人謂漢王曰天下匈匈徒以吾兩人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鬭智不鬭力項王三令

壯士出挑戰漢有善射者樓煩輒射殺之項王怒乃自被甲持戟出樓煩欲射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漢王使間視之乃項王也大驚因與項王臨廣武澗而語項王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之曰懷王命先定關中者王之羽負約王我蜀漢罪一矯殺卿子冠軍罪二救趙不還報擅刼諸侯入關罪三燒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其財罪四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罪六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王罪七出逐義帝自都彭城奪韓梁地罪八使人陰殺

義帝罪九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王大怒伏弩射漢王傷胷王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因病創卧張良彊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王從之疾甚因馳入成皐

楚救齊漢韓信擊破之殺其將龍且虜齊王廣田横自立為齊王戰敗走信遂定齊地

韓信東追齊王楚使龍且將兵二十萬救齊或說龍

且曰漢兵逺鬭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顔師古曰近其家室懐顧望也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客居其勢無所得食可不戰而降也且曰吾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于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于跨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齊半可得何為而止遂進與漢軍夾濰水注見前而陳信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旦半渡擊

且陽不勝還走且喜曰我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且楚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至城陽虜廣田横以廣死自立為王灌嬰擊走之橫走梁歸彭越越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楚且為漢盡定齊地

漢立張耳為趙王

初韓信破趙請立張耳為王以撫其國漢王許之至是乃立耳為趙王耳子敖尚漢魯元公主耳王一年卒敖嗣立

漢立韓信為齊王

韓信使人言于漢王曰齊邊楚反覆之國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大怒罵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來乃欲自立耶張良陳平躡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王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遣張良操印立信為齊王徵其兵使擊楚項王聞龍且死大懼使武涉（盱眙人）說信欲與連和三分天下（涉謂

武涉說韓信乃將主命惟恐言之不至蒯徹何為者既說信破齊使酈生不免受烹又說信背漢致鍾室不終臣節雖其議論過武涉而傾危禍人猶戰國策

信曰漢王興兵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不休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然得脫輒背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足下雖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然項王今日亡次即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王之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計不用故背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至于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去蒯徹知天下權在信乃以相人之術相信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相君之

背貴不可言信曰何謂也徹曰天下初發難也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智勇俱困兩主之命懸于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足下據彊齊從燕趙因民之欲西向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蓋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豈可鄉利而倍義乎徹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

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欲持是安歸乎信謝曰先生休矣吾方念之數日徹復說曰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時乎時乎不再來信猶豫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徹

徹去佯狂為巫

漢立英布為淮南王

漢立布使擊楚布徇九江得數縣仍都六

漢初為算賦

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治庫兵車馬

北貉顔師古曰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皆是也燕人致梟騎助漢胡三省注貉人及燕皆來歸漢

是月漢王令軍士死者吏為棺斂轉送其家四方歸心焉

楚與漢約中分天下歸太公吕后于漢解而東歸

時漢關中兵益出食益多楚軍食盡韓信又進兵擊

之項王恐會漢遣侯公說項王請歸太公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即河溝注見前以西為漢以東為楚九月歸太公呂后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曰漢有天下大半楚兵飢疲今釋弗擊此養虎自遺患也王從之

已漢五年是歲西楚亡商周受命之年皆亥以一歲而分繫兩代今于楚漢之際亦然

漢王追項籍至固陵故城在河南陳州府淮寧縣西北籍擊敗之

漢王追項王至夏陽南止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

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壍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柰何良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信之立非君王意不自堅且其家在楚欲得故邑越本定梁地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漢王從之

漢王以齊王信魏相國越及淮南王布等兵圍項籍垓

下今江南鳳陽府靈璧縣東南有垓下聚即漢高祖圍項羽處籍走自殺楚地悉定

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劉賈入楚地圍

壽春漢亦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舉九江兵

迎黥布隨劉賈皆會項王壁垓下軍少食盡漢師諸

侯兵圍之數重項王聞四面皆楚歌乃驚曰漢皆已

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起飲帳中悲歌忼慨有美人姓

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乃自為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

虞兮奈若何歌數曲美人和之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于是

項王乘其駿馬從八百餘騎直夜潰圍南出馳走渡淮至陰陵山名今在江南和州北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漢騎將灌嬰追及之項王引而東至東城故城在今鳳陽府定遠縣東南乃有二十八騎漢追者數千人項王引騎依四潰山在和州北石上有馬跡亦稱四馬山為陳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七十餘戰未嘗敗北遂霸天下今卒困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三勝斬將刈旗乃後死于是分其騎為四隊

四鄕漢騎圍之數重項王大呼馳斬一將復斬一都尉殺數十百人諸騎皆服項王欲東渡烏江今和州有烏江浦在烏江故縣東亭長艤船待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亦足王也今獨臣有船願大王急渡項王笑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獨不愧于心乎乃以所乘騅馬賜亭長自刎而死漢將王翳取其頭楊喜呂馬童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漢封五人皆為列侯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欲屠之至城下猶聞絃誦聲為

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因持項王頭示之乃降漢王以魯公號葬項王于穀城山名在今山東泰安府東阿縣東北親為發喪哭之而去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

初西楚所立臨江王共敖前死子尉嗣為王漢既定遣劉賈擊臨江王共尉虜之

楚尉不降乃遣劉賈擊虜尉

更立齊王信為楚王魏相國越為梁王

漢王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已下令曰楚地

已定義帝無後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謂相國建成侯越勤勞魏民數破楚軍其以魏故地王之號曰梁王都定陶韓信至楚召漂母賜千金與下鄉亭長錢百曰公小人為德不竟召辱己少年以為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赦

令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劉攽曰讀曰歟助辭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二